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四十回 龐國丈唆訟納賄 尹貞娘正語規夫

慢話狄青母子姐弟重逢，且言楊元帥身居邊關主帥二十六載，從無半點私曲徼情。惟獨如今本章一道，周全狄青之罪，抹過失去征衣，單提到關即退大敵，立下戰功，將李成父子冒功之事，一概不提，只候聖上準旨，拜狄青為帥。豈料偏偏有李沈氏要與丈夫兒子報仇，致使征衣事情，仍然敗露，又有一番大大波瀾興出，攪擾一場。那沈氏比楊元帥本章早到汴京三天，一路進城到沈禦史衙中，進內拜見哥哥，又與嫂嫂尹氏貞娘殷勤見禮，東西而坐。敘談各問平安畢，沈國清道：“賢妹，你今初到，為何愁眉緊鎖，滿面含悲，是何緣故？”沈氏當下叫道：“哥哥，妹子好苦！”未出言詞，淚先墜下，將丈夫兒子盡死於鋼刀之下情節一一說明，故特來告訴親兄做主。沈禦史聽了，吃驚不小，呼道：“妹子，且慢悲啼，這段冒功事情，原是妹丈差處，叫我也難處決。”沈氏道：“哥哥，妹丈雖錯，但楊宗保太覺狂妄，即使冒功，也無死罪。”沈國清道：“怎言無死罪，簡直是死有餘辜！”沈氏道：“哥哥，他父本招，子未認，不畫供，不立案，如何可擅自殺人？故妹子心有不甘，抵死回朝，要求哥哥做主，總要報雪此仇，他父子在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”沈國清呼道：“賢妹，你且開懷，罷手為高，何苦如此？”沈氏道：“哥哥，若不出頭，枉為禦史高官，赫赫有名，反被旁人恥笑你是個沒智量之人。”尹氏夫人聽了這些言辭，想來這等不賢之婦，不明情理之人，世間罕有，不嫌己之惡行，反怪他人立法秉公，言來句句無理，不願再聽下去，轉身回入內室去了。

沈國清道：“妹子，我還要問你，古言木不離根，水不脫源，你言狄青失去征衣之事，須要真的，方可說來。”沈氏道：“乃磨盤山上的強盜搶劫去的，眾人耳聞目見，不只妹子一人知曉。”沈國清道：“你要報仇，事關重大，為兄的主張不來，待我往見龐國丈商量方可。但有一說，這位老頭兒最是貪愛財帛的，倘或要索白金一二萬之多，你可拿得出否？”沈氏道：“妹子帶回金珠白鏢約有五萬兩，如若太師做主，報雪得冤仇，妹子決不惜此資財。”沈國清道：“如此，待我去商量便了。”吩咐丫環，服侍太太進內，眾丫環領主之命，扶引這惡毒婦人進內。沈氏心下暗付道：緣何嫂嫂不來理睬於我，難道沒有三分姑嫂之情？便命自己帶來兩侍女去邀請尹氏，這夫人勉強相見敘談，排開酒宴，面和心逆，二人對坐飲酒，不必多言。

且說沈國清匆匆來到龐府，家丁通報，見過國丈，即將妹子之事，細細言明。龐國丈想道：老夫幾番計畫狄青，豈料愈害他愈得福，此小賊斷斷容饒不得。即楊宗保持有兵權，目中無人，做了二三十年邊關元帥，老夫這裏無一絲一毫孝敬送到來，老夫屢次要攪擾於他，不料他全無破綻，實奈何他不得，今幸有此大好機會，將幾個奴才一網打盡，方稱吾懷。但人既要收除，財帛也要領受，待吾先取其財，後圖其人，一舉兩得，豈不為美？盤算已定，便開言道：“賢契，你難道不知楊宗保，乃天波無佞府之人，又是個天下都元帥，兵權很重，那人敢動他一動，搖他一搖。除了放著膽子叩闈，別無打算了。”沈國清道：“老師，叩闈又怎生打算？”國丈道：“叩闈是聖上殿前告訴一狀，倘聖上準了此狀，楊宗保這罪名了當不得，即狄青、焦廷貴二人，也走不開。殺的殺，絞的絞，他即勢大，封王禦戚，也要倒翻了。礙只礙這張禦狀無人主筆，只因事情十分重大，所以你妹子之冤，竟難伸雪。”沈國清道：“老師，這張禦狀，別人實難執筆，必求老師主筆方可。”國丈道：“賢契，你說笑話了，老夫只曉得與國家辦公事，此種閒事，卻不在行，且另尋門路吧。”

此刻龐洪裝著冷腔，頭搖數搖，只言“難辦”。沈禦史明知國丈要財帛，即道：“老師，俗語說得好，揭開天窗說亮話，這乃門生妹子之事，只為門生才疏智淺，必求老師一臂之力，小妹願將筐中白金奉送。”國丈冷笑道：“賢契，難道在你面上，也要此物麼？”沈禦史道：“古言，人不利己，誰肯早起？況此物非門生之資，乃妹子之物，拈物無非借脂光，秀士人情輸半紙。今日仍算門生挽求老師，諒情些便足見深情了。但得妹子雪冤，不獨生人感德，即李氏父子在九泉之下，亦不忘大德。”國丈道：“此事必要老夫料理麼？”沈國清道：“必求老師料理。”國丈道：“禦狀詞究用何人秉筆？”沈國清道：“此狀詞正求老太師主裁，除了老太師，有誰人敢擔當此重事？”國丈道：“也罷，既如此說，也不必多慮了。但還有一說，禦狀一事，非同小可，守黃門官、值殿當駕官，一切也要送些使費，才肯用情，至省也要四萬多白金。勸令妹且收心為是，省得費去四萬金。”沈國清道：“即費去四萬金，吾妹亦不吝惜，休言禦狀大事要資財費用，即民間有事，也要用資財的。”國丈笑道：“足見賢契明白，但不知你帶在此，或是回去拿來？”沈國清點頭暗說，未知心腹事，且聽口中言，這句話明要現銀了。便說：“不曾帶來，待門生去取如何？”國丈道：“既如些，你回去取來，待老夫訂稿。”沈禦史應允，相辭而去。

當時國丈大悅，好個貪財愛寶的奸臣，進至書房坐定，點頭自喜自言：老夫所忌的是包拯，除了包待制，別人有何畏怯？今幸喜他奉旨往陳州賑饑，不在朝中，說什麼天波無佞府之人，天下都元帥威權很重，說什麼南清宮內戚，只消一張禦狀達進金階，穩將那兩個狗賊一刀兩段。楊宗保啊！不是老夫心狠除你，只因你二十餘年沒有一些孝敬老夫。龐洪猶恐機關洩露，閉上兩扇門，輕磨香墨，執筆而揮，一長一短，吐出情由。寫畢，將此稿細細看閱，不勝之喜，不費多少心思，數行字跡人頭落，四萬白金唾手得。

國丈正在心花大放，外廂來了沈禦史，已將四萬銀子送到。國丈檢點明白領受，即呼道：“賢契，你是個明白之人，自然不用多囑，只恐令妹不慣此事，待老夫說明與你，你今回去，將言告知令妹。”沈國清道：“我為官日久，從不曾見告禦狀，還望老太師指教的。”國丈道：“這一紙，乃是狀詞稿，只要令妹謄寫。”沈國清道：“幸喜我妹善於書法。”國丈道：“又須要咬破指尖，瀝血在上，他雖有重孝，且勿穿孝服。”沈國清道：“此二事也容易的。”國丈道：“又須著一身素服，勿用奢華，裝成慘切之狀，一肩小轎，到午朝門外伺候。黃門官奏稱李沈氏花綁銜刀，然而此事可以假傳，並不用花綁的。”沈國清點頭稱是。國丈又道：“主上若詢問時，緩緩雍容而對，不用慌忙，切不可奏稱你是他的胞兄，他是你的妹子。倘聖上不詢，也不可多言答話，必須將狀詞連連熟誦，須防狀詞不準，還得背誦。這是切要機關，教令妹牢牢記住為要。”沈國清聽了言道：“謹遵吩咐。”即時接過狀詞，從頭看罷，連稱：“妙，妙！老太師才雄筆勁，學貫古今，此狀詞果也委曲週詳，情詞懇摯。”說時，輕輕藏於袍袖中，國丈早已命人排開酒宴，款留一番。少頃辭別歸衙，便將狀稿交付妹子，將國丈之言一一說明。這沈氏聽得一汪珠淚，辭別哥哥，還至自寓內室中。若論沈氏，雖則為人蠻惡狠毒，然而夫妻情深，立心要與夫兒報仇拼得一死。即晚於燈下書正狀詞，習誦一番，待至明天五鼓，要至午朝門外進呈不表。

沈禦史夜深回至內室，只見燈前靜肅無聲，尹氏夫人一見丈夫進來，起身呼道：“相公請坐。”沈禦史答應坐下，問道：“夫人還未安睡麼？”尹氏道：“只為等候相公，故而未睡。”沈國清道：“夫人為什麼愁眉不展，面有懨色，莫非有什麼不稱心之事？”尹氏道：“誰人曉得妾的懨懷！”沈國清道：“是了，定然憎厭姑娘到此，故夫人心內不安。可曉得他是我同胞妹子，千朵鮮花一樹開，也須念未亡人最苦，夫人，你日間冷淡他是不應該的。”尹氏聽罷，嘆道：“相公虧你也說此言，妾之不言，無非假作癡聾，我不埋怨於你，何故相公反倒來埋怨於妾？”沈國清道：“今日姑娘非無故而來，他是個難中人，姑夫甥兒都死於刀下。你為嫂嫂，當看我面上，多言勸慰，方見親戚之情，何故這般冷落於他，反要埋怨下官怎的？夫人你卻差了！”尹氏道：“相公，妾非冷落令妹，可他他為人不通情理，不怨丈夫兒子冒功，反心恨著楊元帥，強要伸冤。這事是他夫兒荒謬，冒了別人功勞，希圖富貴，將人傷害，自然罪該誅戮。他如是個知情達理的婦人，即應收拾夫兒屍首，闔中自守，才為婦道，虧他還老著面頰，來見相公，打算報仇，豈非喪盡良心之人？只因他是相公合母同胞妹子，妾才勉強與他交談。相公官居禦史，豈有不明此理，實不該助他報仇，倘然害了邊疆楊元帥，大宋江山社稷何人保守？奉勸相公休得為私忘公，及早回絕了他，免行此事才是。”沈禦史聽了笑道：“你真乃不明事理之人，楊宗保在邊關，兵權獨掌，瞞過聖上耳目，不知於了多少弊端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你知他作何弊端？”沈國清道：“聖上命他把守邊關，拒敵西戎，經年累月，不能退敵，耗費兵糧，不計其數，其中作弊之處，不勝枚舉。縱然我妹丈甥兒乾差了事，重則革

職，輕則痛打軍棍，為什麼沒一些情面，竟將他父子雙雙殺害？況且既不畫供，又不立案，殺人殺得如此強狠，別人那個不忿恨，我妹痛夫念子，焉得不思報冤仇？即鐵石人心中也不甘的，夫人你錯怪他了。”

不知尹氏夫人作何答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